



庫文進改

—3—

蘇聯的建設

譯編等 文普 烈學 黎周



行·發社版出進改



庫文進改

— 3 —

蘇聯的建設

譯編等 文烈 黎周
普學周

68523

行發社版出進改

蘇聯的建設

每冊實價六角
外埠酌加郵費

編譯者

黎烈文等
周學普

發行者

改進出版社

永安：撫溝街

長汀：中山路

三元：中山路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售者 各地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出版

序

黎烈文

抗戰與建國工作同時進行，這是中央既定的國策。在先，不免有人覺得當敵寇猖狂之際，以全力從事抗戰還嫌不夠，那有餘力顧到建國？現在勝利的曙光在望，復興的偉業待舉，淺見者流當能感到自己眼光的短小，思慮的偏疏。事實是這樣：祇有對於抗戰前途抱着絕對信心的人們，方能對於建國工作預作充分的準備。

在抗戰上面，有許多國家曾經給予我們以極大的助力，鄰邦蘇聯便是其中之一。同樣，在建國上面，我們需要借助他國之處甚多，蘇聯二十年來的成就，也最足供我們的參攷。

中國原是一個落後國家，現代立國所需的一切文化機構，社會組織，經濟建設等等，比較泰西先進諸國，我們的敵人都差得很遠，而經過這次倭寇的蹂躪，東南沿海各地以及長江中部僅有的一點現代文物的萌芽，已被摧毀殆盡。敵人退走以後，我們要振奮起創鉅痛深的民衆，從敗瓦頽垣的廢墟上建立一個嶄新的國家，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人說建國工作比抗戰工作還難，細想起來，並非誇語。

但非做不可的事情即是能够成功的事情。蘇聯在這上面已經給了我們很好的榜樣。二十年前的蘇聯，不也和現在的中國相差無幾嗎？蘇聯的人民能够從內憂外患中克服一切困難，建立現在這樣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爲什麼中國人民就不能以同樣的努力，建立未來強大的三民主義國家呢？

以前文盲衆多，現在連最偏僻地方的工人也能欣賞沙士比亞的戲劇；以前工業落後，現在成了生產量僅次於美國的大工業國；以前交通困難，現在連北極也要設置交通站；此外還有誇耀一世的運河、水閘、集體農場、托兒所等等。這一切並不是偶然的奇蹟，而是蘇聯人民憑着血與汗，毅力與決心，一一建設起來的。

日本蕞爾小國，積六十年歲月，才成功一個現代國家。蘇聯的土地比日本大許多倍，建國工作當然也比日本困難；然而它却祇以二十年功夫完成它的社會主義的建設。我

們對於這偉大國家的偉大成就，應該不止有着熱烈的歎賞，同時還要知道虛心的學習。「改進」社同人這次翻譯十多篇介紹蘇聯建設的文章，都爲一集，目的就是想給身負抗建之責的知識份子一點點借鏡之資。如果這種搜集參攷資料的工作，能够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因而在未來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的建立上，得有些許貢獻，那真是我們的望外之幸了！

蘇聯的建設

目次

序	黎烈文(一)
蘇聯底經濟和世界現勢	美國·E·勃勞作 周學普譯(一)
蘇聯生產工具的生產	蘇聯·S·顧洛維夫作 樂生譯(二〇)
蘇聯的電氣工業	蘇聯·茨罕諾夫斯基作 魏湛譯(二九)
蘇聯的軍事工業	法國·B·高迭作 黃強譯(三四)
蘇聯的輕工業	蘇聯·S·G·魯金作 黃強譯(三九)
一九三八年的蘇聯農業	莫斯科新聞 沈鍊之譯(四八)
蘇聯的都市設計	美國·德拉卡女士作 俞慶賚譯(五三)
蘇聯紅軍的實力如何	美國·M·威爾納作 周學普譯(六八)
蘇聯怎樣對待犯人	法國·維德納作 黎烈文譯(七五)
蘇聯市民性生活的大轉換	日本·稻田寬作 陳永帆譯(九三)

蘇聯未來的劇場

蘇聯·馬克·勒文作

周學普譯(一〇三)

我們的新居

蘇聯·伊林作

沈鍊之譯(一〇九)



蘇聯底經濟和世界現勢

美國·E·勃勞特作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社會主義的與資本主義的社會改革的理論，一直爲一切經濟的與政治的思想和論爭的中心問題。世界底各國家和民族依其地理和歷史的條件之不同，多少受着這兩種思想的複雜的推動而進行其政治經濟底改革。經前次世界大戰之後，各國的政治和經濟都起了極大的變動和分化：除英美等國表面上仍進行其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外，一方面有實行社會主義的制度的蘇聯的興起，一方面有德意日等國的勵行獨裁資本主義的法西斯政治的橫行。此三者各自極度發展的結果，變演着錯綜離奇的分合。近來因獨裁資本主義的諸國作瘋狂的侵略的結果，民主的資本主義的諸國被其威壓

之餘，勢不得不求助於已成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以自衛與維持和平。所以蘇聯的實力和政策，已成爲世界上舉足輕重的極重要的勢力。蘇聯當初在大戰與革命之後的廢墟上，於內亂與外患交迫的環境裏，百折不回地進行其大規模的政治經濟等等的社會主義的建設，經兩次五年計劃的實施，以空前未有的速度與範圍增加生產，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文化，其成功之偉大，亦已爲資本主義國家所公認和畏懼。現在蘇聯已經在實行其第三次五年計劃了。到一九四二年期滿之後，預定總生產量又將有百分之七十的增加，其前途誠無限量。所以蘇聯的一切方面的研究，實爲其友人與敵人的刻不容緩的要事。現在蘇聯在總生產上尙未追及的只有資本主義的大國家美國而已。但以兩者的生產力的增減的趨勢而論，美國的總生產量亦不久將爲蘇聯所超過。所以這兩個國家的生產方法和數量的比較如何，尤爲有興趣的問題。我們暫且擱開主觀的成見和抽象的理論，而客觀地依據各國數十年來政治經濟的事實和文獻，以觀察其社會變演的沿革以及思想與實行的關係。

世界生產

我首先查看如同在國際聯盟的一九三七至三八年的統計年鑑裏所載那樣的世界的製

造業和礦業的生產的一切統計。假定一九二九年的生產指數爲一〇〇，以表示當時所達到的最高點，那麼我們看到在世界危機的低點所在的一九三三年世界生產衰落到七七·七。從那一點以後有了恢復的現象，一直至一九三八年爲止，指數在一九三六年達到了—〇九·七，比諸確實的數字還未發表的一九三七年高些；而一九三八年則表示了顯明的衰落。

這些數字表示着什麼呢？這就是告訴我們：資本主義者佔着優勢的世界不能比一九二九年升到百分之十以上，去年甚且喪失了那種增進，即使不是全然，總又差不多回到一九二九年的水準了。資本主義迄今不把能世界引導於復興，而仍舊讓世界經濟在停滯之中。

讀者或許以爲世界經濟之所以停留在如此悲慘的困難之中，是由於蘇聯的興起從資本主義的軌道上取出了全世界的六分之一的緣故。那些被引用的數字是包括蘇聯在內的；所以可以說：把世界的指數如此可歎地拖下來的是蘇聯經濟的影響，是不善治理大國家的工人政治的罪過。要致核這個問題，我們可檢查國聯的另一個指數，這就是包括蘇聯在內的世界生產的指數，很便利地給我們預備着。它指示我們什麼呢？

我們又假定一九二九年爲一〇〇，我們看出資本主義的世界在一九三三年衰落到低

點七一·三，就是比包括蘇聯在內的全世界低六·六。又在一九三三年以後的回復也遠不如用以表示二者合併數量的指數那樣可觀：若單說資本主義的世界，那應一九三六年不復是比一九二九年約高百分之一〇，却是較低九五·五；一九三七年比一九二九年勉強爬上少許，其指數爲一〇二·五；一九三八年的確數還未知道，但定是又在一〇〇以下。

種種事實給我們以如次的清楚的答案，就是：把世界指數拖下來的並非蘇聯；却正相反，蘇聯使世界的外觀顯得比資本主義的諸國家與蘇聯分離地所能表示的程度更爲可觀。

美國的比較

美國經濟底袒護者們，把包括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全世界底其餘的部分作爲對照，會要求我們提出美國底比較數字——美國是資本主義底要塞，它底經濟佔着資本主義世界底全經濟底一半以上。假如這些人底期望是要美國有更好的外觀，那是定要失望的。美國落在資本主義世界底其餘部分之後，是把世界指數拖下來的首要的勢力。資本主義的與社會主義的經濟合併的世界指數在一九三三年是七七·七，資本主義世界單獨底

指數是七一·三，而美國底指數則降下到六四·三那樣低。美國在一九三七年的經濟復興底最高點是僅僅九三·二，而一九三八年則落下降到約九〇或者更低些；確實的數字還未知道。我作這些比較，都用了國聯底統計表。

現在讓我們再聽取另外一些人底說法。他們說：法西斯的強國德、意、日三國供給着對於資本主義世界底一般的趨勢的一種希望；柏林羅馬東京軸心已經覓得了民主國家都未曾發見過的復興的路徑。我們在這裏不得不用根據不同的指數來作比較——它們不是直接可以比較的，却十分明白地表露着基本的趨勢和潛在的諸事實。

關於德國，我們採用「景氣研究所」(Institut fuer Konjunktur)底半官式的數字——這是能够加於事實上的最有好意的解釋。我們假定一九二八年的指數爲一〇〇，那麼德國底經濟在一九三二年達到了低點，指數爲五九；一九三三年是六六，而一九三七年則升到一一七。但是只要略微檢查德國底構成的諸部分，就可以證明一般的情報所告訴我們的事實是真的，就是：這種增加的大部分是由於軍備和國防工事激增的緣故，因此蒙蔽着一般經濟的實情——這種實情無疑地不會比資本主義的世界一般的水準高，或許是較低。意大利的統計顯示着這種事實更爲確鑿。我們採用「合作部」(Ministero delle Corporazioni)的數字，把一九二八年作爲一〇〇。意大利的經濟在一九二八年降低到

七三，在一九三七年只達到了一〇九，雖然受了軍備工業的影響，也還是低於一般的世界水準，而比包括蘇聯在內的全歐洲只高十點而已。日本的指數在表面上較爲可觀。據工商大臣所宣布，若把一九三一至三三年的平均數量作爲一〇〇、那麼一九三七年的指數是一七〇。可是關於日本，是誰也不能爭辯：這些數字完全反映着通貨膨脹和侵華的巨額費用的影響。這些公開的數字足以完全攻破一切詭言：說什麼法西斯列強已經發見了經濟復興的祕訣。

我們現在明白了世界經濟及其方向的主要的梗概，以及與蘇聯分開而論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意國的，柏林羅馬東京軸心的輪廓，我們就可以用這些數字爲背景，由此更具體地檢查社會主義的國家蘇聯的經濟——這是我們現在的主題。

蘇聯的背景

我們先要記清決定着蘇聯的發展的幾件經濟的和歷史的事實。蘇聯的面積是地球面積的六分之一，它的人口是世界人口數的約十二分之一。以面積而論，它是美國的兩倍半，德國的四十倍，佔據着歐洲一半和亞洲的北部。它包藏着一切種類的無與倫比的天然資源。可是一直到了世界大戰以前，這塊大面積在帝俄政治之下，經濟上總是近代國家

中的最落後者，以它的經濟依着近代資本主義的陣線而發展了的程度而論，它是很多依賴於西歐的資本的和技術的調度的，而且在經濟上它愈來愈成爲外國資本的殖民地了。世界大戰以及隨之而起的內亂和外患幾完全毀壞了它的實業。所以從事於新經濟制度的建設的新興的蘇維埃政權不得不幾乎從光地上開始。而且除了它能用現錢換取的極小量的輸入品和技術上的幫助以外，它拒絕了從外國來的任何有效的援助。這些是新的社會主義的經濟在其下面建設起來的諸條件的主要的積極的和消極的種種情態。

大戰之後的低落

從世界大戰起到內亂和外國干涉終結的一九二一年爲止，俄國的經濟是繼續地低下，直至它的實業在價值上從一九一三年的一百萬萬零少許盧布減少到一九二〇年的該數量的百分之十七，即十七萬萬盧布。後來蘇聯開始修理它的殘破的經濟，在一九二八年達到了與大戰前的最後一年一九一三年的數目相等的國家總生產量。這也正是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充分地恢復而足以再超過其戰前的生產水準的時候，是我們開始考查世界經濟的諸趨向的起點。到這時候爲止，俄國的經濟和世界經濟的傾向是大體平行的，只不過前者的低落較爲忽急，達到更低之點，而它的回復也較爲迅速。但是到了一九二八至二

九年的時期，在資本主義的世界的經濟的進路和蘇聯的經濟的進路之間開始有厲害的分歧，這種分歧是厲害而驚人的。資本主義的經濟往下低落，在一九三三年左右減少了百分之四十的生產；而蘇聯的經濟却以空前的速率開始上升。資本主義的世界在一九三八年左右勉強爬回於一九二九年的水準，其後却又下降；而蘇聯的經濟在同期間增加了實業生產百分之一〇〇以上，即增加了十倍以上。

要把這種對照說明得更加切實些，我們可以想起：從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二年，美國在胡佛總統領導之下把國家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落入於經濟危機的深淵；而在同一期內，即第一次五年計劃的期內，蘇聯把國家收入增加了一倍，從二十五萬萬升至五十萬萬盧布。從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美國在羅斯福總統領導之下，好容易從胡佛的深淵裏掙扎出來，回復了大半的損失；而在同一期內，由於第二次五年計劃的有效的實行，蘇聯又把國家收入增加了一倍，從五十萬萬盧布增加到一百萬萬盧布。美國的經濟在一九三八年又見衰落，而蘇聯的國家收入又漲進到一千一百二十萬萬盧布。美國經濟的領袖們却只能表示「希望」：美國在今後的九年內會爬得比一九二九年的水準稍高一點；而蘇聯的領袖們却能有自信地宣布「計劃」：在一九四二年國家收入將比一九三九年增加約百分之八八，即差不多一倍。

爲了作另一種比較，我們又可以參照國聯的統計表。我們看見美國的一九二八，一九三三和一九三六年的實業生產的比較指數是各爲一一・七六和一〇六。蘇聯在同幾年的對應的指數是一〇〇・二五〇和四八一。設使我們知道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的這一連系的指數，其間間隙定是增廣了很多。

兩種經濟

過去的十年間的一切事實都斷然地證明：如果我們相信實行的試驗的結果，相信在實際生活裏做成了的行爲的試驗的結果，那麼就知道資本主義的經濟實在無法維持自己於以前曾經達到過的水準，沒有顯示出有任何根本的復興的希望，却表露着病勢沉重，正在毀壞着自己的餘力，預備着死亡和消逝的社會制度的諸徵候。與資本主義的經濟的顯然的失敗相對照，我們看見新社會主義的經濟的同等顯然的成功——這種成功不但與資本主義的經濟的現時的失敗相比之下顯得偉大，就是把它與資本主義在極盛時期中的成就相比也是異常煊赫的。因爲在資本主義的歷史裏從未見有一個國家經濟的增長的例子有能達到蘇聯的經濟在兩次五年計劃之下增加的數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的。

在下幾個星期中（譯者按此係指一九三九年正月十日以後的數星期），蘇聯將給與